

未来科幻大师奖组委会 编

临界点5

第八届
未来科幻大师奖
精选集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未来科幻大师奖组委会 编

临界点5

第八届
未来科幻大师奖
精选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临界点.5, 第八届未来科幻大师奖精选集 / 未来科幻大师奖组委会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20.9

ISBN 978-7-229-15064-8

I. ①临… II. ①未… III. ①幻想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90257号


临界点5: 第八届未来科幻大师奖精选集

LINJIEDIAN 5: DIBAJIE WEILAI KEHUAN DASHIJIANG JINGXUAN JI
未来科幻大师奖组委会 编

责任编辑: 肖化化 王靓婷

责任校对: 何建云

装帧设计: 温玉南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编: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1230mm 1/32 印张: 14 字数: 310千

2020年9月第1版 2020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5064-8

定价: 6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三等奖作品

- 无形者 尼伯龙根之歌 / 003
临渊渔人 小城婚事 / 036
乾趣 慧动文明 / 075

二等奖作品

- 未末 孤岛之雨 / 109
光线的海洋 翠萍美食店 / 146

一等奖作品

- 王元 济南的冬天 / 165

最具潜力改编奖

- 睿雨 贩己为生 / 195

校园新星奖(大学生组)

- 深思 万木沉墨 / 247

校园新星奖(中学生组)

未来纪元 魔法奇缘 / 269

新网数智专项奖

王元 电视女孩 / 287

文隐 上元 / 332



三等奖作品

尼伯龙根之歌

无形者

一、死神的开场

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即这个世界能有多么光鲜亮丽，就能有多么丑陋不堪。所有住在精致肉体中的灵魂永远体会不到臭水沟里蟑螂的悲哀，人类就个人经历一事上永远无法感同身受。

我来自尼福尔海姆，现世中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人们将其称之为雾之国、死人之国或是尼伯龙根，当然，用我自己的说法，我喜欢把我的故乡称之为海姆冥界，即“海拉的家”。

那是一片永夜之地，终年充满浓雾，寒冷与黑暗是永恒的主题。

在那儿，我养了一条名叫“加姆”的猎犬，“迟缓”是我的男仆，“怠惰”是我的女仆，我的宫殿名叫“悲惨”，我的卧室名为“毁灭”，床是“忧愁”，窗帘是“火灾”。从前，我每天收容诸多亡者，无论他们死于衰老或是灾厄，然而，如今我几乎不再欢迎亡者，因为——

好吧，先不提这个，人们称我为“死亡女神”，可我知道我不是，我只是一个被淘汰的失败者，囿于一地，勉强苟活。

而我要讲的故事，要从一个男人的放逐开始。

二、死亡并不存在

“在这儿等着，等候法官传唤。”警员搭乘飞车走了，将犯人留在原地。

世界银装素裹，冰天雪地只此一人，没有陪审，没有法官，更无任何一道人影。犯人手戴镣铐，愁苦的眉眼微微下垂，看起来古怪而悲伤。

“有人吗？”他大喊一声，独自一人立于雪原之上，眼中流露出孤独与迷茫。

无人回应，传唤迟迟不来。他们不管我了？他想，不，他们准是把我流放了，就因为我的生意威胁到那些基地的利益。

百无聊赖之下，犯人开始朝着极北之地一路前行，漫长的极夜令他无时无刻不感到困倦。在枯燥无趣的漫步中，为了打发时间，他笨拙地打开了警员留给他的唯一一份礼物——一瓶伏特加。

他边喝边走，镣铐令他多有不便，然而丝毫阻碍不了他对酒精的狂热。当酒瓶见底之时，伏特加的力量已从胃部升腾起来，酒精化作一团火焰在他体内燃烧，幻觉的火苗令他脚步踉跄，真假难辨的极光像多色火焰一般飘浮在漆黑的夜空中静静燃烧。

夜之女神诺特的霜之马拉动黑夜，已在这片大地上空驻足许久。她的眼神已覆盖整片苍穹数月之久，极光是她投下的一千万道温柔的目光，群星是镶嵌在她裙摆上的钻石，每一道夜中飘忽不定的风声都是她发出的低语和呢喃。那匹马的鬃毛上有霜和雪落下，天地之间也因此成了白茫茫一片。

当然，如果诺特不想，像犯人迈哈穆德这样的人类是看不见神明的。夜之女神躲在霜和雪之中，借着黑夜打量世界，而迈哈穆德就在她的眼皮子底下——也就是黑暗中——踽踽独行。

可怜的家伙，夜之女神在心中发出叹息，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人类给他的那瓶伏特加掺了氰化物，强烈刺激的酒精味掩盖了苦杏仁味儿，也就是说，他的肉体已经倒下，而他的意识却在生机消亡之后朝着“死亡”继续前进。

在这方圆一千公里内无任何一家基站收容犯人的灵魂，这意味着死亡就是死亡，意识数字化技术救不了迈哈穆德，他的意识不被基站引导就只能被拉向亡者的深渊。

不知海拉之家是否欢迎他，夜之女神诺特盯着大地心想，自从基站出现以来，那儿已经很少有客人来访了，当今时代是诸神之黄昏，死神海拉就像我一样，黑暗——我的神力——被城市的霓虹吞没，而她的神力——衰老和疾病——也受到科学与医疗技术的侵蚀而日益衰退。

犯人迈哈穆德必须在极北的寒冷黑暗之地走上九天九夜，这是入海姆冥界的规矩，当然他本人并不知晓这一规则。

对于迈哈穆德来说，他的行动既无目的，也无意义，就当下情况而言，做点什么和什么都不做完全没有区别。他只是空旷寂寥的冰川之地上漫无目的地晃荡，就像一个苦中作乐的不幸者将当下困境当作一场兴之所至的无意义之旅。

唯一的陪伴是那瓶伏特加，强劲的酒力在腹中如火焰般熊熊燃烧，灼伤感既驱散寒冷，也填充胃袋，饥饿感早已不翼而飞。他将它视作最后的陪伴，却不知这份陪伴等同于死亡，因为填充那个空心酒瓶的不是普通的酒精，而是剂量足以杀死一头大象的氰化物。（当然，即使知道，他也不会在乎。）

迈哈穆德拎着伏特加踉踉跄跄的样子像一个在自家后花园散步的男人，风雪愈大，海姆冥界的呼唤就像无形的磁场，在冥冥之中影响着他的方向，拉扯着他走进笼罩大地的霜与雪之中。

大气能见度极低，当他置身其中，霜雪转化为浓雾，彻底模糊了他的视线，彷徨如影随形，迷茫主宰了他的身心。

此时此刻，迈哈穆德就像一个飘荡于极北之地数百年之久的幽灵，

东南西北失去意义，方向感在混乱的时空中扭曲，直至第九天，一条湍急的长河横亘在他的面前，这个眼神悲伤的男人才稍微驻足歇息。

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座镀了金的水晶桥，桥下是阴沉沉的河流——即使气温只有零下几十度，灰黑色的河水也依旧夹带着冰块与碎屑奔流不息——桥上摆放着一台体积庞大的自动机器，机器模样古怪，形似一具棺椁，棺材板表面是一面光屏，屏幕闪亮，映射出爱德华·蒙克的《呐喊》，这位挪威表现主义画家的作品总是带有一种强烈的主观性和悲伤压抑的情调。

迈哈穆德凑上前去，仔细打量棺材表面的光屏，画中的扭曲之人抱头尖叫，明明是静态，落入他的眼中却像动态画面那般摇摆。扭曲之人，他想，就像一具狰狞的枯骨，也是现代人类的本质——大家都一样，只是裹着一层薄薄的人皮，皮囊下的本质却是最深沉的苦闷、焦虑、痛苦和挣扎，宛如溺水之人在水草的缠绕中窒息，只是这水是现实的泥潭，而水草是人生的种种不幸。

心灵的现实主义震撼了他，就在这时，爱德华·蒙克的《呐喊》仿佛真的发出了一道无声的尖叫。其曲弥高，其和弥寡，那道无声的尖叫是高能超声波发生器制造出的高频声波，不在人类的听觉范围之内。

无形无质的超声波击穿他的胸膛，强大的空气压力将他砸倒，刹那间，迈哈穆德眼前模糊一片，就像戴上一副深度老花镜去看世界。然而，正是在这种朦朦胧胧的幻象中，他看见棺材似的自动机器自动打开，一个护士模样的女人从机器中爬了出来。

世界天旋地转，幻觉拉出重影，他无力抵抗，只能在高声波制造的晕眩中眼睁睁看着那个女人将针尖扎进自己的血管之中。护士温柔一笑，示意迈哈穆德务必不要轻举妄动，然后，滚烫的血液沿着血管壁流淌着被抽进针管之中。

当那种可怕的眩晕和迷幻感散去，那个护士已坐回机器棺材之中，那道闪亮迷蒙的光屏不再展示那幅《呐喊》，取而代之的，迈哈穆德的个

人信息在屏幕中滚动。

那是一台 Modgud 牌验血机器，现在，它已检测出迈哈穆德的来历——

犯人名叫迈哈穆德，来自开罗东南郊的莫卡塔姆山下，那儿随处可见临时搭建的窝棚，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垃圾堆砌成山。人们自幼在垃圾焚烧的焦味中长大，从刚出生的畸形婴儿到上了年纪的孤寡老人，几乎每一个在此生活的居民都不得不呼吸着令人作呕的霉臭，在腐败变质的阴沟里苦苦挣扎。

在光鲜亮丽的 22 世纪，这样的场景并不罕见，几乎每一座大城市都有这么一处满载垃圾的廉价贫民窟——美其名曰安置区或城中村。更悲哀的是，居住其中的人们无力反抗又甘愿沉沦，那些繁华商业街和住宅区附带的高消费生活就令人望而却步，穷苦的人们唯有在垃圾场似的生活环境才能生长。

可问题是，迈哈穆德，埃及人，他的死亡为何又会归入北欧诸神的接引？

这个问题不归机器管辖，在测出迈哈穆德来历之后，Modgud 牌验血机选择放行。

经过镀金水晶桥之后，迈哈穆德又依次经过一片由发条和齿轮组合而成的钢铁森林、一座阴冷黑暗的洞窟和一口咕噜咕噜直冒泡的沸腾泉眼。

当他路过那座洞窟时，一只体形庞大、浑身血迹斑斑的伦德猎犬踏着阵阵阴风扑了上来，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这就是死亡，因为那猎犬踩在他的胸膛上仰天长啸就掀起一阵腥风血雨，而它怒目圆睁，双眼像两颗熊熊燃烧的红色火球，仿佛可以吞噬世间一切人心。

然而，下一秒，那只体形大得吓人的猎犬却突然眯起那对火球般燃烧的双眼，紧接着，它低头舔舐迈哈穆德的脸颊，腥臭的口水味迎面而来，浑浊的唾液甚至打湿了他的发丝。

在迈哈穆德还没回过神来之时，猎犬垂下它楔形的头颅，叼着他的

衣领便开始撒足狂奔。由此，他们越过沸腾的赫瓦格密尔泉^①，又经过九条或冰冷如尖刀剔骨、或阴郁晦暗如深渊的长河。

冷风带来凛冽的刺痛，他们在深远的黑暗和麻木的寒意中飞速穿行，直至远方地平线的尽头传来一抹辉光，这趟诡异的旅程才画上一个相对完整的句号。在迈哈穆德的视野中，随着距离的拉近，那团模糊的、扭曲的辉光便也渐渐具现化为一栋灯火通明的豪华别墅，当然，按照其装修风格来看，称之为宫殿也不为过。

在抵达目的地之后，那只伦德猎犬呜咽一声，便松口将迈哈穆德抛在地上。那畜生控制不好力道，为此，他摔得头晕眼花，眼冒金星，而腹中的酒力也因为那股砸在地面而产生的反作用力而迅速上涌。

胃部翻涌，他没忍住，就地吐了出来。

“先生，没事吧？”身后传来一道惊呼，一名男子从后方靠了上来，在迈哈穆德尚处于浑浑噩噩之际，那人轻柔地拍打着他的后背，并安慰他不必惊慌。

待那种强烈的恶心感散去之后，迈哈穆德长长舒了一口气。他回头，见到一名中年男子正半蹲在地，其中一只手里还抓着一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他知道那本书的作者——尼采，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正是在这本书中，那个来自德国的哲学家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高呼“上帝死了”。

“晚上好，先生，”那个男人问候了一句，又拍了拍他的肩膀，“我是艾德，不必担心，你的经历我也曾体验过，很快你就会习惯，那种因不适而产生的恶心感也会散去。”

“什么经历？”迈哈穆德疑惑地问道。

“死亡的经历，”艾德指着四周，说道，“你已经死了，我也死了，不过我已死了两百多年，这里是宇宙的另一面。”他无奈地摊了摊手。“你

^① 北欧神话中诞生于永恒微光的一股不竭之泉，意为“沸腾的大锅”，是大河之源。

知道吗？宇宙不是一个，而是一对，它是一个双生系统，死亡从不存在，只是宇宙矛盾两面的相互转化，一个世界的死是另一个世界的生。”

莫名其妙，胡说八道，迈哈穆德心想，哥本哈根已废除死刑，不过说我死了倒也不无可能，我早就隐隐意识到这一点，反正我早就厌倦了那个生机勃勃、光鲜亮丽的鲜活世界。可是，你不能说生与死是宇宙矛盾面的对立和转化，那可真是太可怕了，我已活过一次，实在不想再在另一个阴郁潮湿的现实中再走上一遭，我情愿死亡是一片什么都没有、什么也无法感知的空虚。

想到这儿，迈哈穆德从地上爬了起来，艾德站在一旁微笑着看他。至此，他终于有机会停下来好好打量一下周围的环境。

毫无疑问，这是一片永夜之地，终年充满浓雾，印象中，他已在那只猎犬背上颠簸数日之久，寒冷与黑暗仿佛是此地永恒的主题。然而，世界并非彻头彻尾的漆黑，眼前尚有光，那是一座宫殿般豪华的别墅，从外面看去，最特别的地方要数那一条条内置电子元件的窗帘——虚幻的火焰在窗帘中流动，就像一道道电子屏风——而现在那只怪模怪样的猎犬正抬起后腿在一块发光的石碑边上小解。

猎犬施施然离开，石碑也渐渐晦暗，迈哈穆德在那之后凑了上去，那块湿漉漉的石碑看似平平无奇，却具备红外感应功能，在他接近之后，石碑内部再度发光发亮，一串晦涩难懂的古文透过那片淡黄色的尿渍浮了上来。

“海拉之家，”艾德跟了上来，在他身后说道，“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不论善恶，这儿的主人欢迎一切来客。”

“我真死了？”迈哈穆德轻声问道。

艾德点了点头。“当然，”他认真地说，“如果活着，你是到不了这里，也见不到我的。”

蓦然间，迈哈穆德看着艾德的五官神情，心中竟泛起一抹古怪的熟悉感。对方的表情和容貌给了他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可是，他又极其确

定自己并不认识此人。

你说你已死了两百多年，迈哈穆德心想，那么，你会是某一位逝去的名人吗？他将视线投向对方手中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心想你总不会是尼采吧？不，你不是，我看过尼采的照片，那人有着极为夸张的大胡子，而你虽然也蓄须，但你的胡须整齐而服服帖帖，不像尼采的胡须那么狂乱。

“刚才忘记介绍，”他伸出手，坦诚而不乏礼貌，“我是迈哈穆德，来自 22 世纪。”他犹豫片刻，还是问道，“你说你已死了两百多年，你喜欢尼采，还是——”

“不，我不是尼采。”艾德伸出右手，同他握了握，“我是爱德华·蒙克，活跃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正如我先前所说，你叫我艾德就好。”他指了指前方金碧辉煌的别墅，眨了眨眼睛。“走吧，别再踌躇，真正的尼采在里面等着我们。”

三、燃烧的明亮

艾德按下门铃，片刻后，涂着红棕色油漆的大门无声滑开，屋内景象如幻灯片渐进，一条望不见尽头的长廊印在他们的视网膜表面。

屋内灯火通明、灿烂炳焕，两旁的油画叙述着神与人的生与死，廊柱上雕刻着冰岛史诗《埃达》的节选。头顶的水晶吊灯皎如日星，投下万千光线，在这个阴郁幽寂的黑夜里，得益于这么一处光耀之地，世界的抑郁、不幸、苦涩、潮湿和晦暗皆不得入内。

然而，孤独仍在，它是一种流动的力量无处不在。光愈盛，空间愈大，孤独便愈发深刻，廊柱下、角落里、壁画边，皆有孤独游弋的痕迹。这儿的主人想必十分寂寞，迈哈穆德心想，海拉的空虚是如此庞大，像某种具现化的实体，以至于那孤独的情绪竟溢出来充塞整片空间，并且理所当然地引起每一个来访者的共鸣。

“神和人一样孤独，”迈哈穆德有感而发，嘟哝道，“时间才是最可怕的力量。”

“为什么这么说？”艾德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在 22 世纪，人像神一样活得够久，”迈哈穆德叹息道，“不幸的是，一旦人像神一样活得够久，那么积极情感的力量就会在时间面前淡化，人总是会厌倦的，而最终，那抑郁、不满、痛苦和困惑才是生命的本质。”

艾德古怪地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

他们开始前进，沿着雕刻着史诗的长廊，穿过孤独制造的低落情绪，朝着遥远的另一端走去。时间在这儿并不连续，上一秒，迈哈穆德才刚抬起步子，下一秒，右脚落下时他已出现在第十根廊柱边上，而诡异的是，他的脑海中仍保留着经过这十根廊柱的经历。

两人抵达长廊尽头，只花了 10 秒钟左右的时间。从空间上来看，他们是闪现式前进，每次变化约莫十根廊柱的距离，而实际上，在他们的记忆中，他们缓步前进，并亲眼在柱体上见证了北欧神话中世界和人类的创造、毁灭和再生。

长廊的尽头，有两名仆从恭候着他们，男仆身穿黑色燕尾服、黑色马甲、白色衬衫，那张黄铜色的金属面庞在一顶极为夸张的绅士高帽下露出完美而标准的微笑，而女仆身穿黑白两色的围裙，发间别着一朵白色的小花儿，倒是为那具金属身躯增添了几分生气。

“晚——”两名仆从只说了这么一个字。

“嗯？”迈哈穆德疑惑地看着他们。

“这是此处的两位管家，”艾德替那两位仆从解释道，“他们分别是‘迟缓’和‘怠惰’，是很古老的发条机器，所以他们不仅说起话来很慢，走起路来更是近乎于原地不动。”他走到两位仆从身后，在他们的后腰处各拧了几下。“现在应该好一点，”他满意地说，“我重新替他们上了发条。”

在“咔嚓咔嚓”的齿轮转动声中，两名仆从的眼睛亮了起来，仿佛有某种生命力注入他们黯淡的瞳孔之中。迟缓和怠惰快活地鞠了一躬，动作轻柔而流畅，丝毫没了先前的僵硬和机械感。

“——上好，先生们，”仆从们异口同声说道，“主人正在后院帮助黑夜女神维护霜之马的发动机，目前到场的客人有——”

“不要说，给旁边这位先生留个惊喜。”艾德打断道。

“好吧，”仆从流利地说，“但是，有一位客人拒绝了邀请。”

“谁？”艾德看了一眼边上的迈哈穆德，眼中闪过一丝尴尬。

“萨尔瓦多·达利^①。”仆从解释道，“那位先生，呃，他用一种极其夸张的语气要求我们在聚会上提供一只燃烧的长颈鹿和一位眼睛是贝壳的姑娘，我们办不到，于是他又要求来宾必须有弗洛伊德。‘荣格行不行？’我们只能这么回答，‘荣格虽因理念不合而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但他的精神分析学说丝毫不逊色于弗洛伊德。’”

“然后他拒绝了？”

“是的，先生，他不接受。”仆从回答道，“‘不，如果没有弗洛伊德，’达利先生嚷嚷道，‘最起码也得有燃烧的长颈鹿和眼睛是贝壳的姑娘，否则我才不会大老远跑这么一趟。’这是他的原话，先生。”

“超现实主义，怪得很，我无法理解。”艾德撇了撇嘴，嘟囔道，“好吧，我们一样都办不到，就随他去吧。”

一旁的迈哈穆德看得困惑，爱德华·蒙克是一个悲伤压抑的人，他的人生饱受疾病折磨，痛苦和混乱无处不在，可是，眼前这个苦闷的灵魂却神情愉悦，仿佛有什么好事即将或者说正在发生。

是因为这场诡异的亡者聚会吗？他想，来者除了尼采还会有谁？肯定不会是叔本华，尼采与叔本华已经决裂，也应该不会有理查德·瓦格纳，除非两人在死后冰释前嫌。那么，到场的会有——

^①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超现实主义画家，被认为是 20 世纪最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